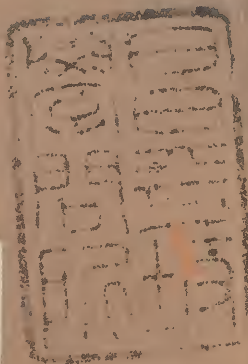


類編增廣類濱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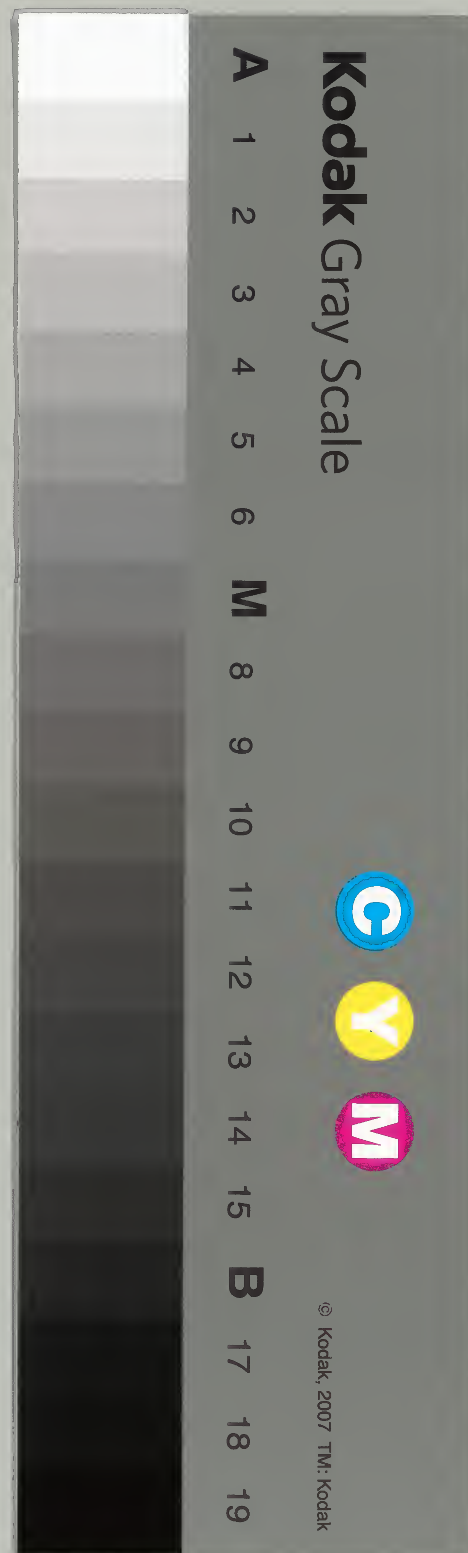
百三至百七



内閣文庫			
五 函		三 四	漢 書
一 架	一 冊	六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三 函		三 四	漢 書
二 架	一 冊	六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3463
冊 數	15 (	11)
函 號	3	4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類編增廣顏瀨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丹三

淺草文集

傳

栗谷傳

栗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幼傳父
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舊學蓄
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
遊秦鳳汪原間所至友其秀桀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曰人
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
虜州蠻乞第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數谷
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
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
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入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
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
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州雷徙循子兄子瞻亦自惠再
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後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

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子書曰我万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三敗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眇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之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沉者三板懸釜而覆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為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餅携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虺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餅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滿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為動頃更奮躍如將搏焉不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為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為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為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

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洗沐好飲酒輒歐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
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
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病與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
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
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
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洗水
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
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
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
曰吾常至泰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
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
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
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為正也予曰養

氣請從生說為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荅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
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
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莫其言自
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
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鐔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
指背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
經弁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
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搗死無能為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
州求書而往見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
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
畜駿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
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汴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道旅見一丐者曰吾姓
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
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子聞有道者惡
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擯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

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入也道書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 頴濱遺老傳上

頴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處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而堯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

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竦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迨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官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乱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財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為一併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弟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宣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又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晒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曩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

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成聖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政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悟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孰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更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采有貴必采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放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

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俟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狀莫敢言轍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求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各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郵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勅看詳寬恤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且草恤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

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輒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載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絳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輒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踰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

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瑱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熒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躋見大臣待其媿耻自去以全國躋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因心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覲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

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
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
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勵進退之分臣雖萬
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遂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
為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
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輒且疏
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隲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
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
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
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
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
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
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
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越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
且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

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
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
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
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
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衆皆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
親鄉明堂輒言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
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
而親祀必徧降於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
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
典冬至圜立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立別行他禮或大
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立禮樂神位其意以為
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通用此法
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
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
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 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

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
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祀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
古非今執主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必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
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
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曲禮庶幾精誠陛下降溥及上
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輒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
地皆人主親行故郊立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
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
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
蓋謂三年一次大祀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
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
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前將親郊輒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
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
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
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

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輒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
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
意力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而歸一失此機
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
邊疆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
妄立堅守之議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
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則用兵必遲守則
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
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籌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
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
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
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
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
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
決近放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放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

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交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鼎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之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因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皆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為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為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方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

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常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公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困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蘇軾軍閫額與差由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艇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關額禁軍尋常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艇雖不打造而淮卅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剥

以能堪故臣謂說如此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因
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
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三言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
行舛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轍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
一曰分河渠按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曹案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
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任它
司頃者司馬光東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
其要至今三案猶為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
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
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
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為
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
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
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
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為效則不恤財

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
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
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致都水監置監以來比
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
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无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
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斂傷財之患事
定之後徐補其闕兩无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
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
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背胃
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其
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
行之水過渡無所飲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共
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
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
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下

近以箔場竹箔積入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多者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人與汜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曲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重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更有曰中子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更止十數而今左選更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

為少則不思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尽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據實司使知所立額埃它曰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且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无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曰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撥出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父之微仲知眾不伏乃

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李士出知餘杭朝廷
即命轍代為李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李士
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
亦能誦服伏芟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類編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終

類編增廣頴濱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丹四
傳

頴濱遺老傳下

還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迹格不用
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
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
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權寵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於
延和面諭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
敷朝廷切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
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
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人考
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
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
於周易所論尤詳此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
子在為陰陽之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

未盛而居中得地匪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二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執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因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道守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圉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貳

晉本非漢唐之君所能勢驕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尉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傍徨蹢躅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有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睨觀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既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日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郡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天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啻少彼

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怠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足親同若朝廷施設必當

則此輩觀望自消昔田蚡為相所為貪鄙則竇嬰灌夫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轍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疆關陝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舊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

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為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為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比聲四馳為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臣請且借畿內為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在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為害而熙寧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為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

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怯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輟為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輟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龜倪從之之意輟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輟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豈

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開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孤九臣之官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軾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軾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云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

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湯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王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躋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厭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百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保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欲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

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
須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任坐處當中為界此理
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
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
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寨門義合右城要約繞定朝廷又
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詎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
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
也今者又欲於定西與隴諾保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
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雖欲
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
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加勢
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
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
河境上不於他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巘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
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詎臣

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
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
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
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
遠探為名深入西界和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
敗壞疆議理須戒救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
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
還九人其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
已責降一行入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
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
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
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以遮
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鼎范氏姻家也方議
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
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

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親舊得失不宜宣露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撫故也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廡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埃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堤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己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

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嚴村樊村等三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堤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暫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沙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它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幸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不可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暫是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三月微仲

乃朝轍具以前語論微仲口雖不伏而意其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緝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緝數安持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譬畫皆曰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

草后嘆嗟又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計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臣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所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廷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決會宣仁后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縑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再降指揮使都水監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吟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

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中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并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市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躰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竇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與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詠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

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因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墮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蠶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隊者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洪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推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

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購之英宗皇帝
自藩邸入繼大統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
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
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以廟社為重故也
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直明君之所務不可
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
仁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
不報再以劄子面諭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
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
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耒耜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
途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
子生後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
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
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
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願諸子今世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

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附於其
庾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
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類編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
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子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二
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
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
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
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丹五

表

遷除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二首

黃闔之崇惟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光之及
臣某中謝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与性成尽心与民雖万鍾
无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尽知
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觀清光嘗恐病竊不中
於規模固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加
進擢豈以其拙直无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
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
隗以招樂子拔十觀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
敢不仰觚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寬寤寐之勞亦以救空疎之不逮過此
以往未知所裁

掌轄逾年何補六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迁要為非據
臣某中謝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

顛覆之虞臣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翱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臺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久尔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无潜德之人徒以天聽其高巽命已發循牆雖切反汗无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群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则无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服勤之效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其中謝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无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祿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且有厲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无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盖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閔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俊賢收掇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无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因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盖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鵠之常性志効捐軀之報未知受命之晨拜伏在庭俯仰增愧

謝除尚書右丞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詞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及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愧回天之无力臣其中謝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至於臺長苦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恤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盖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无罪非徒无益而不譴抑又与進而超迁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盖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礼躰天无心均覆中外无戚踈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爭之臣不知惕訢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有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躰仁心治而弗擾旁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群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倭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某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躰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昭情偽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无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倡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喑嚅議論之場幸皆空言安有實効願惟省輅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无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疲安能裁六駟之滯論雖復甬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厦以覆群生故收衆材而无弃物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涕已无私或

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躋不渝始終少答恩造

謝除中書舍人改賜章服

執筆柱下已愧空疎起草禁中尤為清切上慙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惑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崇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稽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子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任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万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博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為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追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于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无富貴之心

聞命若讐固辭不獲臣某中謝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游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眾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三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妙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垂中之往責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言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无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詞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

謝尚書戶部侍郎表

掖垣清閑奉鈔輒以媿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為職事非素享命不獲辭臣某中謝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替擢在近班訖无少補開口論事適

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為靜深昭物坐閱工師之眾灼知情偽之端察臣朴愚忝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異其求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筭之明稍寬民分之備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

奏報之方一

田野之安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中謝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君之舊下閔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且為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賢秉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劬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舛聖慮勉盡鄙心

外任

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

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中謝
伏念臣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粗守一節方
先帝臨御之始寔群臣綜覈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昭幾微之議每輒與
聞知無不言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死遂寢結於憎嫌因遇一移流落十
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要令沒齒切意網羅之
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
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日隆矜孤
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弃特推鴻造存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勤
恤民物敢忘委寄之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霍之心徒切桑榆
之報何時

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中謝
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慈仁昭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群臣
之情偽不遺踈迹均被優恩臣早事 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之議
每陳安靜之謀言拙計踈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

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戍三郡
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鎮吳興危
迹再安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何報東
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矜之意

代李肅之諫議到齊州任謝表

衰疲無用退避為宜尚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中謝伏念臣幼蒙其華章
與籍蒙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後於無方誤識鄙凡
首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舍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
地薄寵至心驚拉取萬里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茲戾之可稱
駘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奧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
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末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
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懸壺封畛相均首丘自得慈主徒存秋稼
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為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効
無所寢興不遑

代張芻諫議謝上表

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由鑄之人復叨於寵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
其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為親踈
之異乃建別都之地實推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
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荐至麻觀近世多用重臣願省庸虛豈宜
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旌
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固非荷天地生成之德
被日月照臨之明孰為先容保此若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廣風教之餘
勉強疲駑少致涓埃之報

代龍共諫議謝除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表

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中謝伏念臣儒術空疎吏
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勵勲
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
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之使再守別京獲觀日月之光親聞
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駑策之意自違天關
曾未朞年豈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真汲黯於淮
陽永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並冒見危而一節銜命東
往誠心為馳

代陳汝義學士謝除南京留守知應天府到任表

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早蒙器使屢
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
復干求於當世豈謂 聖恩未弃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
命莫知其由洎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
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向非
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駑
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

加恩 免南郊加恩

臣某言伏承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期恩霑下逮無功臣某中謝恭以
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

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
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
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悅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
遂本心躋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
叨陪祀事已極忻榮今暑月寵光實增愧畏臣某中謝恭以皇帝陛下紹統
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用博終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
弗知間者稽察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雨雪猶作
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王
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讓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
自然臣下望而莫及臣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 皇帝陛下徇固請之誠
收已行之命福昨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乎奪之權深厲廉
耻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

謝南郊加恩

臣某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等具表辭免茲蒙降 批荅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著推
乾施施並蒙恩厚之私願惟何勞竊冒斯寵臣某中謝伏惟太皇太后
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
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臻其長王人之
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遵之事天而天
錫之福訓之祭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
其意如臣等輩絕止光輝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今以從事衆備羽衛進執
豆蓬蓬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因朕膳之餘慶歸
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放過優致此誤
因首沾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違

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慙
臣某中謝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賓刑薄斂使民罔艱虞創之
以繁策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悅家國用寧願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
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之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瞻容穆然
而祇畏之心明群工肅然而吳敷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

臣曰觀盛儀無南之嘆位在近列有靴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龍象聖之成規霽然雨露之私無復
賢愚之間勲封之錫深媿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因積
立山

代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奉絲綸實增歡懼
臣某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群臣同喜大慶上
自股肱之列下同莞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駁奔之助霽然大獎夫
豈無名知臣草木微生桑榆莫景願田廬而願逝竊祿秩以常驚多病支
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沾洽尚不問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

類編類瀆先生大全文集第百丹五

類編增廣類瀆先生大全文集卷第百丹六

表

批答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

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某中謝伏念臣早塵侍從晚
遇聖明大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旋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去勢俱
耗比緣終制獲觀清光自顧衰殘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弃付
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
事云初猶異有廖於歲月力疾為治未敢即許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
昏眩始將墮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抱孤誠而
未達服眷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
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
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
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中謝
伏惟 皇帝陛下覆育万物躋乾坤之不遺容養群臣猶父母之曲盡始
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踈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曰猶未忍弃俾

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官出身事君遭遇聖明有
犬馬自効之志酣豢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
自衛尤不忍為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迄宛丘風熱交攻
面目幾廢固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隨施條教
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
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為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
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
致在

代張公安道乞致仕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空飾臣某中謝伏念臣早塵
顯仕才本空疎晚依至道心存止足年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即求
謝事陛下矜怜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仙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
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
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老成而臣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
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臣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耻逮此
耄耋得以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

爵祿養為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為意誠使臣得退伏聞聖恩
欲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先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祚兼存臣
惓誠實冀得請

老而求退豈以為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
書勉以就職臣某中謝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
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所衝之任邦
家倚以為重神人願以為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
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切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
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
寵祿盜滿懼速顛擠筋力衰疲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皇帝
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
廉隅耻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願惟衰朽之年久切尊
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某中謝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
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衰

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况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詞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為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 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常乏人豈臣去幼由足為輕重徒以遺篳且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為貴厚臣以重祿不若吏臣得守分限之為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

代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複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官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国有成命禮不敢辭中謝伏念臣奮冒諸生荐歷顯仕出入中外九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歷懇上聞輟黜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

恩禮度越典常此蓋 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為愧雖老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

謫降

汝州到任謝表

論事非宜奉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通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以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慙於君父滿盈每諄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真前初獨任其狂斐干時妄作信自取於顛擠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塊雖知其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怜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永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臣某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

即治陸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
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授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
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其中謝伏念臣家傳
撲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之使亟應言事之班
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纘經九歲遍歷要途人心忌其超迁天意惡其盈
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聞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
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存經殫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
千里而為近今茲責分留務存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各稍霜祿
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塗泥朝
無為言恩出獨斷此孟伏遇 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兼容雖雷霆之
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
如臣自處本復何言願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
存亡况復墳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靖思愚之
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異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閣仰許生有
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

雷州謝表

臣亦言臣先蒙 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
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日五月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
年再斥海州通行万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其中謝伏念臣性本朴愚
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
如髮疊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蒸濕丘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鉅陋邦
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地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
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 皇帝陛下仁濟堯舜政
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沾怜臣草木之微念臣犬
馬之舊未忍視其頽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弃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
補但沒齒以無言

移岳州謝狀一首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
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極因貸深廣不遺
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往

自尔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

復官官觀謝表

謫徙南方自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復茲舊秩之還仍領真祠之秘
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某中謝伏念臣生稟其微處世多難反身自省本
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
而滿前被以惡名指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不赦之文前後三
遷奔馳万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心見者為臣頃涕雖百夫
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口誰訴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躋天地之
造坦然無私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祚即聞德音內推 聖母之
慈仁外昭群臣之情偽荐垂恩宥有至于再三春雷發聲蟄云咸震臣得以
淫暮復覩盛明頃嘗下居嵩嶺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
可以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効誠節至於陰陽之施草木
何酬

降朝請大夫謝表

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惠臣某中謝

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計先朝矜其愚
陋有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万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
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顧未敢請因循於此聃
勉自慚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獲安於閑局涵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
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

辭免

免尚書右丞表

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
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鬻鷹且早坐狂言疏落江湖而不返晚逢
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侍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
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
興進退皆艱傍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号
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為國之重輕如臣汚闕而寡謀孤直而多
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
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

越之愚童出生成之造

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閱俞旨
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
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汴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右史而踐掖
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
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
豈意恩私之橫被復叨承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
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
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
微臣受賜多矣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

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慚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
中謝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嚙文詞本腐儒之事
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
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勉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

知豈待人言難逃

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崇階雜用負兼行自招於

寇盜未嘗將獵食何取於鶉鵲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
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自難隱伏特
追誠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

喉吻之任密待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
非輕臣某中謝伏念臣西南陋儒墳史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
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仕歷三世年逾半生奉
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升斗之量受鍾
鼎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迂秩非舊比之常
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 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
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
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

代南京張公安道乞免陪祀表

躬饗圓丘祗見祖朝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昭及門許觀盛禮願衰骸之
羸瘠奉宸命以震驚臣其中謝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

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罷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弃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禁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紫燎之餘煙伏茅簷而切拊坐駢誠意仰企清光媿墮之誅逃避無所

代張公謝免陪祀表

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譴可重加撫諭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里而為奉四海來格尚何埃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為幸會豈合固辭况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邊旦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庭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真私誠謂嚴誅之莫追重迂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頽越寢興不遑

類編類續先生大全文集卷百丹六

類編增廣類續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一百丹七

表

免罪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昭善惡俄分中謝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存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辨明自獲昭洗此蓋 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怜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玷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弟兄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因茲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竊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謹且發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將大之深敢不勉勵疲驚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郊祀

賀南郊表

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某中謝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有多辟恭惟皇帝陛下躋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斤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迩邦畿敢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有幸於今日

賀明堂禮畢

鄉皇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因肆育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寅天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脩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嘯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異首丘久整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籠檻得清風而自疑

代張公賀南郊表

鄉皇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中謝臣聞天地万物

之始宗祖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精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追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祗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覩致誠脩物之為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為喜慰實倍尋倫

代南京留守賀南郊

親鄉良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續嗣五聖勤勞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舉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葉結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

舉三年之盛曲聲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中謝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神作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

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不冒生靈之衆幅員万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踊躍激切屏營之至

賜

謝賜對衣金帶

成服任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中謝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燠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群下發在笥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願影有彼己之斬豈徒褒博以為容願盡麻米捐而報德

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焚煌之寶帶臣某中謝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年索賁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紵久從隨官幸此甄收曾何施為坐沾賜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群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錫成貨式示斷金之誠篋笥同增輝既燠暖於私室鞞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願勉彼己之謙當誓捐軀之報

元祐六年生日謝賜羊酒米麪二

忝貳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賁私室臣某中謝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郎廟之政齟齬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弭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忠從厚既竭大烹之養兼存推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大馬尚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

時當生育情方切於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中謝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之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耻醉之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為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洒肥芹見和平蕃衍之祥香稻來年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甘腴况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焉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為最示寸心

未知所報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蔑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慶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龜倪圖報愧畏交中

元祐七年生日謝賜羊酒米麪

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貴親族增榮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畎畝之微貧無飭石之積永念屬厭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万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群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斤餘牽以為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頌何功敢竊太烹之養誓將國報少述素食之譏

弧矢之祥永記於生育厚庖之賜曲被於渙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方志學曾慕藜藿之莫詞長欲事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碩之遠謀猥叨亟覲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哺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之

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

笏記

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飡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

元祐八年生日謝羊酒米麪

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君恩之莫報臣某中謝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平生之舊嘉有旨酒每驚日食之豐豈復緣載育之辰曲沾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敷稟人而繼粟閔褐父之睨成芳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滂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之戒

惠以繇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麪蘖忠共享於和平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切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晝與悲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厚庖之充積謂衆或不以而

周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需為太亨度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
躬兒之隆况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豈以移忠

笏記

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
食莘未展盡心之報

代南京謝頒曆表

天方發春朝既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政
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万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
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

御集

進神宗御集表

臣某言切惟 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騁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
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網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伯將拱手
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彘摘伏料敵制勝明見万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
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几尺
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

謹已撰次成書狀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惟 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

太皇太后表改此一句云
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

補述前志見於為政網羅遺事盡符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
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巨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
皆工於詩騷雜文與一時文士比長摯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文
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万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
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寶融
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為
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盡死力魏太祖芟夷群醜其用兵雖
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
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處
自當與漢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為九
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錄
為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切見祖宗御
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為不朽計又刻板模

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為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

登極

代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 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万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中謝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眾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維肇新法度廣置百世之利圭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 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濟承昭考作室之明賴文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壤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踴躍歡呼倍越倫等

受冊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 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冊寶伏承批荅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礼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早采未解則克已安眾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

而不復有其實而弗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中謝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妙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為而遐邇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責已之惠飢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蚕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眾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寶文物之盛復必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况過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為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寶在成却而不施自為則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切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眾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悅以為國家之榮觀

德音

代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德音之厚帝首於京都原省之寬一請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中謝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連茲歲終近陽為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旨並是群望而精誠未格應荅不時眾皆歎然仰而有

侍伏惟 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躋厥履露推臨軒
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
聲民心既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
捷報 賀萬鬼章表

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
援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中謝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
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
地鬼神陰相其業碩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
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觀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
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駟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守太
息念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力既接凶黨奔亡臨衝未
施壁壘自破老羞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之行以正禁街之戮乃者托
跋小醜憑恃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胥亡則齒知難以臂解
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
等鎮撫無功甬悅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觀兵革之藏欣戴之倍方倫等

慰表

皇太后上僊慰表

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等中謝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
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訃云初痛心罔極伏惟陛下方以天下為養
遽有終身之憂孝愛兼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因至深奉
慰無路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

欽聖憲肅皇后附廟慰表

復土告終附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寰瀛臣中謝欽聖憲肅皇后內治有
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棄方邦之
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
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

欽慈皇后附廟慰表

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之制臣中謝欽慈皇后毓
德二重作嬪皇家早育宮闈未遑禋祫之成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
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 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
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

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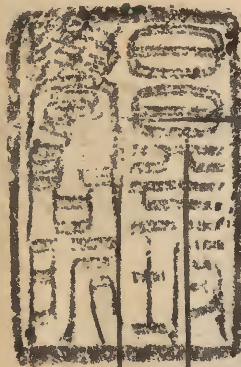
代李誠之待制遺表

衰病既侵大期將至碩視日景瞻戀聖時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中謝
伏念臣少年感際有志功名晚節遭逢重宴經驅策揔戎西北方朝廷旰食
忘秋為國威懷切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
隨至荷聖神之普昭曾冀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異天
日之尚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恃而命之弗予真不自知俯仰之間弥
留已甚伏惟 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
側身同德之士臣雖切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
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為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
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甘苦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方
一則雖沒而猶生

類編類續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七

文獻公集

內庫



103

